

宗鏡錄卷第六十一

刻一

宋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四分義以何爲體性答相分所變色心爲體性若內三分即用現行心所爲體○問果位之中現證真如無有境界若四智緣境之時爲具四分不答定有見分照前境故有自證分通照見分亦有證自證分照自證分故相分者佛地論云如是所說四智相應心品爲有相分見分等耶若無應無所緣應不名智答無漏心品無障礙故親照前境無逐心

變似前境相以無漏心說名無相無分別故又說緣境不思議故有義真實無漏心品亦有相分諸心心法法爾似境顯現名緣非如鉗等動作取物非如燈等舒光照物如明鏡等現影照物由似境現分明照了名無障礙不執不計說名無相亦無分明妙用難測名不思議非不現影若言無相則無相分言無分別應無見分觀無相見應如虛空兔角等應不名智無執計故言無能取所取等相非無似境緣照義用若無漏心全無相分諸佛

不應現身土等種種影像乃至如是分別但就世諦言說道理若就勝義離言絕慮既無相見不可言心及心法等離諸戲論不可思議有義無分別智無分別故所緣真如不離體故如照自體無別相分此無分別若變相分於真如境便非親證若後得智有分別故所緣境界或離體故如有漏心似境相現分明緣照名緣前境是故此後得智定有相分問只如安慧說一分不立見相等今護法攝四歸一分時亦不別立見相等義勢既同何

故言非安慧等諸師知見耶答乍看似同細詳理別且如安慧立一自證分全不說證自證分雖說見相二分然一向判爲徧計所執性此乃四分中一分分無二分有名無體亦是其無唯立一依他自證分今護法雖攝四歸一然不名自證分但總名一心雖總說一心分而不失自證等四分義但以與心無決定相離義總名一分與彼別立自證分義別乃至攝四歸三時內之二分雖互相緣其用各別然其所緣不失自體故但名自證雖總

刻一

二

名自證而互相緣二分之義不失不同陳那
自證但有證自見分之自證即無證自證之
自證由此義故非諸師之知見○問所變中
是相分色云何諸師說現識名爲色識答古
師云現識名爲色識者此言色識是從境爲
名見分識變似色故名爲色識體實是識由
能變色故名色識此取見分識爲體由能緣
色或能變色故名色識又相分色不離識故
名爲色識此即取相分色爲體相分之色實
非識由從識變不離識故名爲色識或相分

名色見分名識此雙取識境二法爲體以見
相同種故此許前念相分爲後念識所緣緣
義謂前念識之相分爲後念識之境即本識
中生以自果功能念起即前念識相爲後念
識境之所以謂因前念所緣故還熏得種由
種故生今念歷轉推功歸本乃是前念所緣
爲今識緣自果者相分現行也功能者種子
也謂由前念識相分爲能熏故熏引得生自
種子在未識中能生後念識相分色等與後
念識爲境由前念相熏種生後念境相說前

念相分爲後識所緣緣也問前相種如何生
今識答由見相同種故問既爾何不即說種
爲緣答種是因緣非所緣緣又古德問如第
六識緣龜毛兔角等時此所緣境爲有爲無
若言有者聖教不應指此喻於徧計所執性
是無若言無者無法無體非所緣緣緣此意
識闕所緣緣如何得起若言此心無所緣緣
者云何論言親所緣緣能緣皆有若龜本無
毛兔本無角約此本無喻所執性由所執我
及所執法皆本無故其能緣心將緣此等無

法之時由無始來熏習力故依種生時從識
自證分上變起龜毛等相分及緣此龜毛見
分此相見分與識自證分同一種生既依種
生是依他性非體全無不同本來無體龜毛
故得成所緣緣是故緣此之心亦得說從四
緣而生乃至如離蘊計有實我實法等亦復
如是離蘊性外都無實我亦無決定實法但
是有情虛妄執有以理推徵都無有體故如
本來無體龜毛然我法執心緣執此時亦由
無始虛妄熏習力故變起假我法相此相與

見同種亦依他起成所緣緣是故論云如是我執自心外蘊或有或無自心內蘊一切皆有自心內蘊者即相分也若言獨影境是徧計性者其體即無猶如龜毛等即此一分相分無何得論言自心內蘊一切皆有耶已

列一

四

實者亦名徧計所執然本來無體龜毛兔角等不對執心即非徧計性今亦多有妄認龜毛等爲徧計性者非也又立況解自證分見相二分者且如自證分起見相二分更執二分爲我法如結巾成兔手巾是有喻自證分結手巾爲兔頭手巾上本無兔頭今結出之是故名無如自證分上本無見相二分由不證實故似二分起是故名無如所結手巾爲兔頭已是一重假更結出二耳又是一重假如從自證分變起見相二分已是一重假更

執二分爲我法又是一重假則見相二分雖假似有從種生故其我法二執非有是徧計妄執故。○問唯心之旨一分尚無云何廣說四分答四分成心千聖同稟只爲安慧菩薩唯執自證心體一分尚不識心爲難陀菩薩所破乃至陳那菩薩執有三分列一體用雖具猶闕量果第四證自證分唯護法菩薩唯識義圓四分具足因製唯識論十卷西天此土正義大行製此論終尋當坐脫乃有空中神人告衆曰護法菩薩是賢劫千佛之中一數故

知非十方大覺何以圓證此心若不達四分成心者斯皆但念名言固知成心實義體用既失量果全無終被心境緣拘無由解脫今時學者全寡見聞恃我解而不近明師執己見而罔披寶藏故茲徧錄以示後賢莫踵前非免有後悔

問答章第二

夫一心妙門唯識正理能變所變內外皆通舉一例諸收無不盡如衆星列宿匪離於空萬本羣萌咸歸於地則可以拔疑根而開信

戶朗智照而洗情塵若機思遲回未成勝解
須憑問答漸入圓通真金尚假鍛鍊而成美
玉猶仗琢磨而出華嚴私記云正念思惟甚
深法門者有二種人能枯十二因緣大樹一
者溫故不忘二者諮受新法此之謂也○問
心法不可思議離言自性云何廣興問答橫
剖義宗答然理唯一心事收萬法若不初窮
旨趣何以得至覺原今時不到之者皆是謬
解羸浮正信力薄玄關綿密豈情識之能通
大旨希夷非一期之所入若乃未到如來之

地焉能頓悟衆生之心今因自力未到之人
少爲開示全憑佛語以印凡心憑佛語以契
同渺然無際印凡心而不異豁爾歸宗又有
二義須說一若不言說則不能爲他說一切
法離言自性二即說無說說與不說性無二
故又此宗但論見性親證非在文詮爲破情
塵助生正信若隨語生見執解依通則實語
是虛妄生語見故若因教照心唯在得意則
虛妄是實語除邪執故起信論云當知一切
諸法從本已來非色非心非智非識非無非

有畢竟皆是不可說相所有言說示教之者皆是如來善巧方便假以言語引導衆生今捨文字入於真實若隨言執義增妄分別不生實智不得涅槃又若文字顯總持因言而悟道但依義而不依語得意而不徇文則與正理不違何關語默故大般若經云若順文字不違正理常無諍論名護正法○問楞伽經偈云從其所立宗則有衆雜義等觀自心量言說不可得既達唯心何須演說如大般若經云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諸菩薩摩訶薩

雖多處學而無所學所以者何實無有法可令菩薩摩訶薩衆於中修學又云無自義是菩薩自義譬如空中實無鳥跡答若了自心則成佛慧終不心外有法可說有事可立只爲不回光自省之人一向但徇文詮著其外境以無名相中假名相說即彼虛妄以顯真實既不著文字亦不離文字所以天王般若經偈云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大悲方便力離言文字說楞伽經云佛告大慧我等諸佛及諸菩薩不說一字所以者何法離文字

故非不饒益義說言說者衆生妄想故大慧若不說一切法者教法則壞教法壞者則無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若無者誰說爲誰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莫著言說隨宜方便廣說經法淨名經云夫說法者當如法說乃至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唯大目連法相如是豈可說乎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爲幻人說法當

建是意而爲說法當了衆生根有利鈍善於知見無所罣礙以大悲心讚于大乘念報佛恩不斷三寶然後說法故知非是不許說法但說時無著說即無咎如思益經云汝等比丘當行二事一聖說法二聖默然但正說時了不可得即是默然不是杜口無說故昔人云幻人說法幻人聽由來兩箇總無情說時無說從君說聽處無聽一任聽又若以四寶性自得法本住法約真諦中即不可說若以四悉檀隨他意語斷深疑生正信有因緣故

則亦可得說又不可說即可說真理普徧故
可說即不可說緣修無性故如楞伽經云大
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我從某夜得最正
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
亦不已說當說不說是佛說大慧白佛言世
尊如來應正等覺何因說言不說是佛說佛
告大慧我因二法故作是說云何二法謂緣
自得法及本住法是名二法因此二法故我
作如是說云何緣自得法若彼如來所得我
亦得之無增無減緣自得法究竟境界離言

說妄想離文字二趣云何本住法謂古先聖
道如金銀等性法界常住若如來出世若不
出世法界常住如趣彼城道譬如士夫行曠
野中見向古城平坦正道即隨入城受如意
樂偈云我某夜得道至某夜涅槃於此二中
間我都無所說緣自本住故我作如是說彼
佛及與我悉無有差別釋云此有二因一即
緣自得法自所得法即是證道證法在已離
過顯德二即緣本住法本住即古先聖道傳
古非作此上是據理約證云不說若但是自

心聞則佛常不說如實性論偈云譬如諸響
聲依地而得起自然無分別非內非外住如
來聲亦爾依心地而起自然無分別非內非
外住是以既非內外所生亦不從四句而起
此約實智應須玄會若約權門亦不絕方便
如止觀云若言智由心生自能照境諦智不
相由藉若言智不自智由境故智境不自境
由智故境如長短相待若言境智因緣故有
此是共合得名若言皆不如上三種但自然
爾即無因皆有四取之過皆不可說隨四悉

判一

九

因緣亦可得說但有名字名字無性無性之
字是字不住亦不住是爲不可思議經云
不可思議智境不可思議智照即此義也若
破四性境智此名實慧若四悉赴緣說四境
智此名權慧則權實雙行自他兼利方冥佛
旨免墮已愚○問山河大地一一皆宗五性
三乘人人是佛何須宗鏡強立異端答諸佛
凡敷教跡不爲已知者言祖師直指人心只
爲未明者說今之所錄但示初機令頓悟圓
宗不迂小徑若不得宗鏡之廣照何由鑒自

性之幽深匪因智慧之光豈破愚癡之闇如
臨古鏡妍醜自分若遇斯宗真偽可鑒豈有
日出而不照然燈而不明者乎故華嚴記中
述十種法明法即是境明即是心以智慧明
照二諦法故云法明雖然法無成破此屬第
一義門中且教自有開遮寧無善巧方便如
大涅槃經云高貴德王菩薩品因瑠璃光菩
薩欲來放光佛問於文殊文殊初入第一義
答云世尊如是光明名為智慧智慧者即常
住之法常住之法無有因緣云何佛問何因

緣故有是光明廣說無因緣竟末後云世尊
亦有因緣因滅無明則得熾然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燈是知因教明宗非無所以從緣
入道終不唐捐方便之門不可暫廢又夫宗
鏡中纔說一字便是談宗更無前後以說時
有異理且無差如智度論云先分別諸法後
說畢竟空然但說之前後法乃同時文不頓
書空非漸次○問但云方便說則無妨若約
正宗有言傷旨答我此圓宗情解不及豈同
執方便教人空有不融通體用兩分理事成

隔說常住則成常見說無常則歸斷滅斥邊
則成邊執存中則著中理今此圓融之旨無
礙之宗說常則無常之常說無常則常之無
常言空則不空之空言有則幻有之有談邊
則即中之邊談中則不但之中立理則成事
之理立事則顯理之事是以卷舒在我隱顯
同時說不乖於無說無說不乖於說寶藏論
云常空不有常有不空兩不相待句句皆宗
是以聖人隨有說有隨空道空空不乖有有
不乖空兩語無病二義雙通乃至說我亦不

乖無我乃至無說事亦不宗何以故不爲言
語所轉也釋曰常空不有者常空則不因有
而空若因有而空則成對待以他爲體自無
力故不自在故不得稱常常有不空者亦不
因空而有則一空一切空一有一切有以絕
待故乃得句句皆宗也空有既爾法法皆然
可謂宗無不通道無不現云何簡法取塵自
生差別不爲言語之所轉者以知宗故無一
事而不隨實地無一法而不順無生祖師云
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何者若立規矩則

落限量纔成限量便違本宗但隨言語之所轉也所以一切衆生不知真實者皆爲言語之所覆大寶積經云音聲語言中若得不隨轉於義乃隨行是名求義者何者名爲義應知秘密說秘密說者即宗鏡旨矣唯佛智之所知非情見之能解如勝天王般若經云爾時衆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須臾臾白勝天王言如來爲大王受記乎勝天王答善思惟菩薩言善男子我受記如夢相又問大王如此受記當得何法答曰善男子佛授我記竟

無所得又問無所得者爲是何法答曰不得衆生壽者我人養育陰界入悉無所得若善不善若染若淨若有漏若無漏若世間若出世間若有爲若無爲若生死若涅槃悉無所得又問若無所得用受記爲答曰善男子無所得故則得授記又問若如大王所說義者則有二智一無所得二得授記答曰若有二者則無授記何以故佛智無二諸佛世尊以不二智授菩薩記又問若智不二云何而有授記得記答曰得記授記其際不二又問不

二際者云何有記答曰通達不二際即是授
記又問大王住何際中而得授記答曰住我
際得授記住衆生際壽命際人際得授記又
問我際當於何求答曰當於如來解脫際求
又問如來解脫際復於何求答曰當於無明
有愛際求又問無明有愛當於何求答曰當
於畢竟不生際求又問畢竟不生際當於何
求答曰當於無知際求又問無知者爲無所
知云何於此際求答曰若有所知求不可得
以無知故於此際求又問此際無言云何可

求答曰以言語斷是故可求又問云何言語
斷答曰諸法依義不依語又問云何依義答
曰不見義相又問云何不見答曰不生分別
義是可依我爲能依無此二事故名通達又
問若不見義此何所求答曰不見不取故名
爲求又問若法可求即是有求答曰不爾夫
求法者は無所求何以故若是可求則爲非
法又問何者是法答曰法無文字亦離言語
又問離文言中何者是法答曰文言性離心
行處滅是名爲法一切諸法皆不可說其不

可說亦不可說善男子若有所說即是虛妄
中無實法又問諸佛菩薩常有言說皆虛妄
乎答曰諸佛菩薩從始至終不說一字云何
虛妄又問若有所說云何過答答曰謂言語
過又問言語何答答曰謂思量過又問何法
無咎答曰無說有說不見二相是即無咎又
問過何爲本答曰能執爲本又問執何爲本
答曰著心爲本又問著何爲本答曰虛妄分
別又問虛妄分別以何爲本答曰攀緣爲本
又問何所攀緣答曰綠色聲香味觸法又問

云何不緣答曰若離愛取則無所緣以是義
故如來常說諸法平等是以法平等故說無
差別此方說法十刹皆然即一處徧一切處
故所以同證同宣互爲主伴如華嚴指歸問
云如忉利天說十住時既徧虛空未知夜摩
天等處亦說十住不設爾何失二俱有過若
彼不說則說處不徧若彼亦說何故經中唯
言忉利說十住法門夜摩說十行等答此說
十住忉利天處盡徧十方一切塵道是故夜
摩等處皆有忉利即於如此徧夜摩等忉利

天處說十住法是故忉利無不普徧仍非夜
摩夜摩等處說十行等皆亦徧於忉利等處
仍非忉利當知餘位亦爾若約十住與十行
等全位相攝即此互無各徧法界若約諸位
相資即此彼互有同徧法界又問餘佛說處
與舍那說處爲相見不設爾何失二俱有過
謂若相見即乖相徧若不相見不成主伴答
互爲主伴若性徧法界彼此互無故不相見
若相徧法界此彼互有故無不相見如舍那
爲主證處爲伴無有主而不具伴是故舍那

與證處同徧法界謂於東方證法來處彼有
舍那還有東方而來作證一一遠近皆同徧
法界一切塵道無障無礙思之可見○問既
稱觀心自悟不假外緣云何廣讚佛恩稱揚
經教答若不因教所指何由得識自心設不
因教發明亦須憑教印可若不然者皆成自
然外道闇證禪師直饒生而知之亦是多生
聞經熏種或乃諸聖本願冥加所以台教云
夫一向無生觀人但信心益不信外佛威加
益此墮自性癡又一向信外佛加不內心求

判一

十四

益此墮他性癡共癡無因癡亦可解自性癡
人眼見世間牽重不前者傍力助進云何不
信罪垢重者佛威建立令觀慧得益又汝從
何處得是無生內觀從師耶從經耶從自悟
耶師與經即是汝之外緣若自悟者必被冥
加汝不知恩如樹木不識日月風雨等恩經
云非內非外而內而外而內故諸佛解脫於
心行中求而外故諸佛護念云何不信外益
也又若論至理無佛無衆生豈云感應若於
佛事門中機應非一若無衆生機諸佛則不

應豈可執自執他論內論外而生邊見耶如
法華玄義問云衆生機聖人應爲一爲異若
一則非機應若異何相交關而論機應答不
一不異理論則同如是故不異事論有機感
是故不一譬如父子天性相關骨肉遺體異
則不可若同者父即子子即父同又不可只
不一不異而論父子也衆生理性與佛不殊
是故不異而衆生隱如來顯是故不一不一
不異而論機應也又同是非事非理故不異
衆生得事聖人得理又聖人得事凡夫有理

刻一

十五

故論異問爲用法身應用應身應若應身應身無本何能應若用法身應應則非法答至論諸法非去來今非應非不應而能有應亦可言法應亦可言應應法應則冥益應應則顯益分別冥顯有四義如後說明機應相者約善惡明機相約慈悲論應相若善惡爲機爲單爲共解者不同或言單惡爲機承經云我爲斷一切衆生瘡疣重病又云如有七子然於病者心則偏重如來亦爾於諸衆生非不平等然於罪者心則偏重又云如來不爲

無爲衆生而住於世又無記是無明終屬惡攝此即單以惡爲機或單以善爲機承大涅槃經云我觀衆生不觀老少中年貧富貴賤善心者即便慈念此則單善爲機或云善惡不得獨爲機何者如金剛後心即是佛衆善普會善惡無過此何得爲機耶雖云佛佛相念此是通語而無拔無與故知單善不得爲機單惡不得爲機者如闡提極惡不能感佛大涅槃經云唯有一髮不能勝身即是性得理善此是通機終不成感也或取善惡相帶

爲機者從聞提起改悔心上至等覺皆有善惡相帶故得爲機是故約此善惡明其相也次約慈以明應相者或單以慈應經云慈善根力象見師子廣說如涅槃經或單以悲爲應如請觀音經云或遊戲地獄大悲代受苦

刻一

十六

或合用慈悲爲應何者良以悲心熏於智慧能拔他苦慈心熏於禪定能與他樂經云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論云水銀和真金能塗諸色像功德和法身處處應現往豈是水銀真金單能度色像耶當知慈悲和合論應

也問衆生善惡有三世何世爲機聖法亦有三世何世爲應過去已謝現在不住未來未至悉不得爲機亦不得爲應云何論機應耶答若就至理窮覈三世皆不可得故無應故經言非謂菩提有去來今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以四悉檀力隨順衆生說或用過去善爲機故言我等宿福慶今得值世尊又如五方便人過去集方便者發真則易不集則難是故以過去善爲機或可以現在善爲機故言即生此念時佛於空中現或可以

未來善爲機未生善法爲今生故又如無漏
無集因而能感佛也故智度論云譬如蓮華
在水有已生始生未生者若不得日光翳死
不疑三世善若不值佛無由得成惡亦如是
或以過去之罪刻一今悉懺悔現造衆罪十七今亦懺
悔未來之罪斷相續心遮未來故名之爲救
何者過去造惡障現善不得起爲除此惡是
故請佛又現在果苦報逼迫衆生而求救護
又未來之惡與時相值遮令不起故通用三
世惡爲機應亦如是或用過去慈悲爲應故

云我本立誓願欲令得此法或用現在慈悲
爲應者一切天人阿脩羅皆應至此爲聽法
故未度令度也又用未來爲應者即是壽量
中未來世益物也亦如安樂品中云我得三
菩提時引之令得住是法中若通論三世善
惡皆爲機別論但取未來善惡爲正機也何
者過去已謝現在已定只爲拔未來惡生未
來善耳問若未來爲正機者四懃意云何答
此以屬通意今更別答者只爲過去惡遮未
來善故勤斷過去惡只爲過去善不得增長

增長者即未來善也是故四正勤中言雖過去意實未來問未來有善惡佛云何照答如來智鑒能如是知非下地知仰信而已何可分別問爲是衆生自能感由佛故感如來自能應由衆生故應答此應作四句自他共無

因破是性義悉不可無此四句故則無性無性故但以世間名字四悉檀中而論感應能所等無能應屬佛若更番疊作諸語言名字則亂不可分別雖作如此名字是不住是字無所有故如夢幻問既善惡俱爲機者誰無

善惡此皆應得益耶答如世病者近醫而有差不差機亦如是如有熟不熟則應有遠有近明機感不同者但衆生根性百千諸佛巧應無量隨其種種得度不同故經云名色各異種類若干如上中下根莖葉等隨其種性

刻一

十八

各得生長即是機應不同意也今略言爲四一者冥應二者冥機三者顯機顯應四者顯機冥應其相云何若修三業現在未運身口藉往善力此名爲冥機也雖不相見靈應而密爲法身所益不見不聞而覺而知是爲冥

益也二冥機顯益者過去植善而冥機已成
便得值佛聞法現前獲利是為顯益如佛最
初得度之人現在何嘗修善諸佛照其宿機
自往度之即其義也三顯機顯應者現在身
口精勤不懈而能感降如須達長跪佛往祇
桓月蓋曲躬聖居門間如即行人道場禮懺
能感靈瑞即是顯機顯應也四者顯機冥應
者如雖一世勤苦現善濃積而不顯感冥有
其利此是顯機冥益若解四意一切低頭舉
手福不虛棄終日無感終日無悔若見喜殺

壽長好施貧乏不生邪見苦不解此者謂其
徒功喪計憂悔失理釋論云今我病苦皆過
去今生修福報在當來正念無僻得此四意
也

宗鏡錄卷第六十一

初一

十九

音釋

鉗巨鹽切持

鍛丁貫切

疣以周

永樂北藏

宗鏡錄

第一四六冊